

忆任应秋老师二三事

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晁恩祥

任应秋老师从医从教50余载,博览群书,学识渊博,不仅熟读岐黄、仲景,而且对医古文、中医各家学说也有很深的研究。任老把一生的心血全部倾注于中医事业,尤其是中医教育事业。如今虽已仙逝,但他的学生已遍及华夏,真可谓桃李满天下。笔者当年就读于北京中医学院,是任应秋老师的学生。任老教书育人的高贵品德,使我终生难忘。有几件事使我特别感动,至今仍铭记于心。

一、大约是1961年冬天的一个下午,课外锻炼后,我在返回宿舍的途中遇到任老师,打招呼后,就请教他唐·王冰所释《内经》“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”时的一句话,即“壮水之主,以制阳光。”当时任老师认真地向我一一做了解释,并列举水火阴阳变化,以及阴虚火旺,肾水不足而致肝火亢盛的道理,在治疗这类疾病的时候,应当从滋肾养阴入手,给以益水制火的方法。同时任老还举了一些诸如眩晕、失眠、肺癆等病为例,说明其机理。他在回家吃饭的路上,不厌其烦地回答我提出的问题,他对我的谆谆教导,既耐心,又细致,使我感到十分亲切。就在我提出问题的次日早晨,他知道我每天要到操场锻炼,便在操场等我,见面便给了我一个卡片。我一看,卡片上不仅将问题又一次加以解释,而且详尽地说明了问题的含义、各家论述,同时又把另一句话“益火之源,以消阴翳”,也加以说明,使我很受感动。可以看出老师是多么希望学生多掌握些知识啊!他诲人不倦的态度,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仍历历在目,并在我多年的医教活动中激励着自己。

二、1976年,当时我在全国中医研究班学习,讲课者是全国各地的名老中医,受益匪浅。后期要求每人撰写一篇论文,我写

了一篇论文送请任老审阅。那时任老下乡“开门办学”刚刚返京,还曾抽空给我们作了学术讲座。任老见到我们这批老学生,自然感到亲切、欢快。“文革”中任老吃了不少苦头,这次与我们欢聚感到十分自豪和欣慰,并且表示“来世还要当老师”。论文送去不久,任老便托人把稿子带给了我。其实当时我只想请任老看看有无原则性不当之处,然而手中之稿,处处以红笔批阅,错处均已修改,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予以改正,一篇8000字的稿子,从头到尾,无一疏漏。使我深感任老对学生关怀备至,实在感人至深。

三、1981年末,全国中医内科学会在武汉隆重召开。当时身为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的任老,刚刚结束南阳仲景祠的咨询工作,便风尘仆仆地来到武汉东湖宾馆,参加全国中医内科会议暨首届学术会议。会议期间,因历届学生云集汇聚,到任老住室拜访者络绎不绝。其中北京中医学院首届毕业生有十余人。一天晚上,任老向我们提出“你们是中医学院首届毕业生,现在又都已成为骨干,如何带头继承发扬祖国医学?如何振兴中医?应当作为一个重要问题,经常思索,要带头搞好中医的医教研,做出表率。你们虽然已工作二十多年了,也可以说是有一些临床经验,然而你们仍需制定每天的学习、工作、写作计划,制定每年学习几本书的计划,不断加强中医学学术水平及理论修养。要努力在自己的工作中体现中医特色,发扬中医之长,特别要在医教研实践中做到。要重视总结经验,写写文章,并且把写作当作一项自己要求自己的任务,这些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医们应该时刻注意的,如果你们能够如此坚持下去,你们这些人就会

·争鸣园地·

试论“脑为神之用，心为神之基”

上海市中医文献馆 潘文奎

精、气、神是人身三宝，精为肾脏所藏，气为肺脏所主，皆为历代医家所公认，然而，神归何脏所藏？虽《内经》中有“心藏神”之说，但近年来不乏“脑藏神”之论述，究竟心、脑、神之关系如何？各司何职？笔者从文献研究及临床考证，提出“脑为神之用，心为神之基”之见解，今不揣陋见，作一论述，与诸公共研讨之。

一、脑为神之用

神原是“宗教及神话中所幻想的主宰世界的、超自然的、具有人格和意识的存在，为精神体中的最高者。”（《辞海》），移用于医学中，有广义与狭义之分。广义之神是指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，诚如《灵枢·天年篇》曰：“血气已和，荣卫已通，五脏已成，神气舍心，魂魄毕具，乃成为人。”这充分说明一个血气健壮调和，荣卫之气通达，五脏形体俱全的人，只有神魂气魄之内舍，才成为具有生命的人，否则“神气皆去，形骸独居”，必将“终矣”（《灵枢·本神篇》）。可见神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，有故失神者死，得神者生”（《灵枢·天年篇》）之说。狭义之神，则是指人的精神思维意识活动，诸如《素问·灵兰秘典论》之“心者，君主之官，神明出焉”；《灵枢·五色篇》之“积神于心，以知往今”；《素问·举痛论》之“神无所归，虑无所定。”均是指此，然而不论广义之神抑或狭义之神，其之主宰者皆为脑所司，从人的生命而论，往昔之死亡判断常归咎于心跳停搏，而今也确定脑死亡为死亡的主要凭证，至于精神思维意识活动更是大脑皮层所主，虽此为

在今后的中医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。”任老非常激动地提出“要自强不息，振兴中医”。任老的谆谆教导意味深长，至今铭记心中。

现代医学之理论，然中医学中也早有此论述，脑为神之主宰，可从生理、病理两方面予以认识。

在《内经》中虽无系统论述脑之章节，但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曰：“头者，精明之府。”并指出“夫精明者，所以视万物，别白黑，审短长，”已提示了脑司视觉、思维、判别等情志活动，在《灵枢·经筋篇》中之“经筋相交”与现今神经系统之“锥体交叉”相同，且经文所云之“左络于右，故伤左角，右足不用。”也是脑神经系统病变之表现，嗣后，扬上善在《黄帝内经太素》中指出“头是心神所居”，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直言“脑为元神之府”；王清任在《医林改错》中倡“脑髓说”之专论，均不断丰富了脑髓学说，故董建华氏明确提出中医对脑与心理关系认识的三个阶段说^①

综观历代医家对脑生理功能的认识，大体可划分四类^②，一司感觉，诚如《医学原始》曰：“五官居于身上，为知觉之具……耳目口鼻之所导入，最近于脑，必以脑先受其象而觉之，而寄之，而存之也”；二司动作，在《存存斋医话稿》中有“脑散动觉之气”之说，王士雄也有“脑为主宰觉悟动作之司”之词，王清任更明确人的动作是由脑所主，故脑病时“无气则不能动”，“气亏得半身不遂”（《医林改错》）；三司记忆，金正希谓：“凡人外见一物，必有一形影留于脑中”，故其断言：“人之记性，皆在脑中。”王清任则明言：“人之记性不在心而在脑。”四司思维，古人把人们思维时的动态描述颇为详尽，诸如“今人每记忆往事必

以上虽是几件小事，但任老诲人不倦和为中医事业呕心沥血的精神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，是我们学习仿效的楷模。